

勞作

果 厂

我的小孩子一有勞作課，太太便忙了，必須連夜替他趕製，以免到上課時交代不上。這回作的是紙捻細工，要編一只花籃，儘是紙捻就買了三次，第一次顏色不對，不中用，第二次買得太少了，不够用，第三次才算大功告成。總計紙捻支出三十元，車費支出不下六十元。紙捻買來之後，就要動手編了，虧得母親是師範畢業，對於這種工作，尙能勉強應付，於是照着一般的編織方法編了起來，晚上，我在燈下寫點文字，孩子在寫大字，母親則一心一意的作勞作了，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，蓋小學生之勞作，無一不是母親或姐姐之成績也。我戲向太太說：「你還能幹這一手，將來找個教員當當補助家用好不好」，太太說：「你還說呢，我簡直煩死了，衣服沒有洗，房間沒有收拾，却得給孩子忙這個」。我不便再說下去，我的脾氣好生氣，也許越說越多，大家不開心起來，這一天花籃總算起了個頭兒，有經有緯，好像不成問題了。時間已是半夜十二點，孩子早已睡去，我們也收拾收拾入睡。

母親滿打算第二天早晨給孩子出其不意的歡喜，「你看：媽媽把勞作給你作完了，好不好」？那知孩子一睜眼，母親忙着表現自己的成績時，孩子却對母親說：「花籃不是這個樣子，用手比了半天，也弄不明白，作母親的當然有點生氣，」糊里糊塗，你還是下午找個樣子來我看看再說罷！白讓我咋晚上費了半天事。」於是孩子帶了小朋友作的一個花籃底托來，這據說也是同學的姐姐替做的，尙未完工，母親似恍然明白了，把昨晚已經起了頭的東西扔掉，從新編起來，到了晚上，底托編好，往上怎麼辦呢，孩子還是鬧不清楚，母親遂自作聰明的繼續編着，孩子沒有功課，和鄰居的小孩玩去了，到十點以後回家，看見母親的作品撇着小嘴，表示不高興，說是太矮了，樣子又不對，母親大怒道，「我不知道究竟該是什麼樣子！這麼也不對，那麼也不對，我又看不見老師給你們出的樣子，要不你自己編吧，我不管了。」孩嚇得要哭，偷偷跑去睡覺，一面在被窩裏向母親請罪說：「媽媽，隨你作什麼樣子好了，只要能交上就得了，」聲音裏帶着哀戚，一聽就不是由衷之言，母親還是氣得不能忍耐，說長說短的不停，我說：「這一點也不怨孩子，你應當看看完全的樣子再做，不是就省得生氣了嗎？」這種冷冷的言語，很惹太太的不高興，因向我說了許多道理，什麼這種教育根本不合理呀，我受了孩子的氣還要受大人的抱怨呀，一賭氣去睡了。我也只好付之一笑。到了第三天，我總算有機會親自看明白那寶貝花籃的形式，告訴清登太太，才勉強強強編製成

功了，我們一家大小，把那個紙摺作的小花籃放在飯桌上，好像吃慶功宴似的，一面吃飯，一面在欣賀着，這原是很不容易完成的傑作呀。

我因之想到勞作兩個字，究該作何解釋呢？若說「勞」呢？不要說兒童不能自己作，根本勞不着，就讓他自己作，又勞了什麼？是頭腦還是筋骨？若說「作」呢，根本算不得甚麼創作，而且也不是自己作的。我本是學校的負責人，功課是我訂的，可是弄到如此的結果，我將怎樣自解呢？前兩天正好有人來了信問我，爲什麼學校收了書籍用品費還讓學生自己買勞作材料，事實上我們收學生費用，往年照例在書籍用品費外，加收一些勞美費的，即其他學校，亦復如是，本年我們感覺到出學校代買勞美材料之麻煩，遂停收此項費用，所謂書籍用品，專指教科書筆記簿鉛筆橡皮等而言，我對於這種質問，當然可以不負責任。不過照我自己小孩的情況說起來，學校雖不收費，兒童正要花去更多的金錢，這不是很大的矛盾嗎？花了錢而沒有相當的收穫，好像更是不合理。但是這裏我要聲明的，這並不是任課教師的責任，而是學校課程的整個問題。因爲在如此的課程，如此的經濟狀況，及如此的設備之下，除了這樣辦，委實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的。

現在我不妨講故事。記得我上中小學時，勞作還叫做手工，鄉下的小學，作得了什麼手工呢？只好用紙摺摺擲子呀，馬褂呀，帆船呀等，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由和尙一變而爲擲子的摺紙玩意兒。後來從城市裏買到電光紙，就學組紙工，講究用刀子把紙切成細如髮絲般的經緯，然後用竹製的小梭織起來，圖案都是自己出的，費事而不好看，又後來便做豆細工，通草工，通草工我更弄不好，因爲是要和圖書聯絡的。上了中學，雖然由鄉而城，手工可還是這一套。我們做得時期最長的是竹工，從初中一至初中四，幾乎幹了四年。每逢上課，把些很好的毛竹劈得四分八裂，滿講堂劈劈拍拍，我手脚最笨，不瞞你說，四年之中，一件成績也沒有交過。我是頂跳皮的分子，不但自己不交，還要冷譏熱諷笑話別人，說交作品就是給先生拍馬屁。看見老師也是嬉皮笑臉，滿不在乎，氣得他臉紅脖子粗，毫無辦法。我們的圖畫手工趙先生，現在還在北京作教師，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，他總很客氣的向我打招呼，而我則不免赧然自愧。這麼着，我的手工分竟每年在六十五分至七十分之間應付過去了，也不明白那分數是根據什麼訂的。不知從何時，手工在小學改爲工藝美術，而圖畫改爲象形美術，又不久，就改成了勞作字樣，在改革者的意思，原是要把手工的意義擴大，訓練學生手腦并用的精神，所以在教材裏規定有園藝有木工金工等，好像全是極實用的工作。此種改革，不能不承認是一種進步；當事變前，好像作起來也不成問題。但在今日，則我們所看見的勞作，乃是紙摺編花籃的一套，彷彿又回到二十年以前的小學了。我自己的辦的學校，當然希望在可能範圍中實現自己的理想，我曾經給中學生增加了勤勞服務的時間，而且在教室後門闢了空地讓他們種菜，可是種菜與服務不能只用手呀，掃地要掃帚，種菜要鋤頭，你知道今日的物價是如何的高，我有三百多個學生，就先得購買一百把竹帚，一百五十根鋤頭和鐵鍬，這是最少的數字，再也不能核減的了。然而，我們的經濟力量允許嗎？一把鋤頭的價錢就要百把元錢呢。因之我們學校教室後面的荒地，雖只有三四畝，却至今不能全部闢出來！至於女生的勞作，不是繡一只枕套，就是做什麼書包，五顏六色，漂亮是綽綽有餘，而女同學往往往補綴一雙已竟破了的襪子也不會，若是自己裁縫一件旗袍，那更更更手難哉了。什麼人的家裏要天天作枕套繡書包呢？這種工作，還不是專爲學校成績室擺樣子問嗎？我真不明白費這種光陰有什麼用場。況且我們天天在吵着物資困難，努力節約，這種工作，尤其與現實相矛盾。我看見報章雜誌上刊載的日本小學勞作，不是做滑翔機就是做軍艦模型，但是我們還在弄什麼書包花籃以及豆細工之類，我們更不知是生在什麼世紀了。

然而，現實逼迫我們不能不作的矛盾事情正多呀。